

湖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

郎啊姐

民间文艺家刘德方传唱的三峡情歌选集

袁维华／采录
彭明吉／整理

中国三峡出版社



湖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

郎 啊 姐

民间文艺家刘德方传唱的三峡情歌选集

袁维华 采录

彭明吉 整理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郎啊姐：民间文艺家刘德方传唱的三峡情歌选集/
袁维华采录；彭明吉整理.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4.9

ISBN 7-80099-669-7

I. 郎... II. ①袁...②彭... III. 民歌-歌曲-三
峡-选集 IV. J642.2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8310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太平路23号院12号楼 100036)

电话：(010) 68218553 51933037

<http://www.e-zgsx.com>

E-mail: sanxiaz@sina.com

湖北宜昌市广鹏印业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第1次印刷

开本：780×1080毫米 1/24 印张：8

字数：156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7-80099-669-7/I·98 定价：20.00元

授予：宜昌县刘德方老人

湖北省民间故事家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湖北省群众艺术馆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八日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省群众艺术馆授予刘德方“湖北省民间故事家”锦旗（刘华摄）



刘德方在传唱山歌（建章摄）

民间故事家刘德方

贾芝 壬午秋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民间文学泰斗，九十高龄的贾芝先生题词

刘德方——
化传统为传
统文化的使者
传承者
书赠
夷陵巨
刘锡诚
癸未夏

中国文联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锡诚先生题词

书赠刘德方

说说唱唱

立德流芳

刘守华 壬午秋

中国民间文学专家、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学院院长刘守华教授题词



➤ 刘德方在家乡栗子坪为村民讲故事（新章摄）



↙ 刘德方与好友练习薅草锣鼓（建章摄）



➤ 刘德方在旅游景区为游客演唱皮影戏
（建章摄）



民间故事家刘德方近影（建章摄）



本书采录者袁维华（右）整理者彭明吉（左）与刘德方合影（昌盛摄）

序 一

傅广典

《郎啊姐——民间文艺家刘德方传唱的三峡情歌选集》的出版，是湖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又一可喜成果，也是编著者对湖北民间文化事业的又一贡献。

编著者彭明吉先生是在任中共宜昌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发现刘德方这个人物的。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民间文化事业作为职责的一部分，像一位敬业的民间文化工作者，一直追踪着刘德方走过和正走着的艺术人生的足迹，写推介刘德方的报告文学，主编刘德方的民间故事集，投身于民间文学的发掘、搜集、整理和研究，这让我们专门从事民间文化工作的人深深地感动和敬佩。

民间文化发育于民间、产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正是它的民间性文化本质，使它具有任何一种文化不能替代和超越的文化人类学价值。其实，民间文化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在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民间文化，是原始公社里的群体文化，或者可以称之为原始公社文化。目前有许多考古证明，在早期人类文明中，无论是古埃及涅伽达文化中的文字或是古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文字，还是中国商殷文化中的文字，许多字都有着相同的象形、表意等构建原则和符号意义，而且最先都是图画式文字。苏美尔人由图画式文字发展而成的楔形文字，与中国商殷时期的甲骨文字，有许多字是大同小异的，有的几乎完全一样，例如楔形文字中的“鱼”字和“水”字，与甲骨文中的“鱼”字和“水”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距今5000多年前，而且是在彼此相距遥远，甚至彼此不知对方存在的情况下出现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只有民间文化能够作出解释。话题扯这么远，无非是想申明民间文化自身的价值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意义。当然，也以此说明彭先生工作的意义和这本民歌集的价值。

民歌是民间文学最早的文学样式。或许在更多的时候更应该倾向于民间故事是民间文学的最早文学样式。人的语言交流往往是事件的表述，所表述的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就是故事的最初雏形和基本要素。而歌不同，歌一开始就是以艺术的身份出现，从词到曲，无情不歌，无事不歌，它应该是稍后于民间故事出现的文学样式。但是这个“稍后”的时间长度是多少，是很难说

准确的。在人类历史长河里，也许是可以看作忽略不计的一瞬。我们可以说民间故事和民歌同是民间文学的最早最初的文学样式。此后的诗歌，散文、戏剧以及再后来的小说，都是分别从这两者发展、演化或者是融合而来的。由此说来，对民间故事和民歌这两大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更具有文化的原生态意义。

对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不仅仅是对本体和载体的抢救，也还有对传承方式的抢救。民间文化的发展不仅在于它的不断产生，还在于它的持续传承。传承需要有传承的客体和主体，需要有传承的样式和方式，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传承人。文化属于人类，而不属于自然，所以文化的传承最基本最根本的是传承人的传承。传承人既有一般的公众，也有特殊的群体。彭先生在搜集整理刘德方民歌和民间故事的过程中，发现刘德方唱民歌和讲故事，总在发生着改变，隔一段时日就有些变化。这种现象在无声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长期以来，民间文化学里有一个不容置疑的观点，就是在对民间文学进行搜集整理时要绝对保证其“原汁原味”。这在民间文化工作中几乎成为一条清规戒律。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观点既保证了搜集整理工作的严肃性，同时也成了一种桎梏，束缚了手脚，也束缚了思维。作为民间故事和民歌传承人的刘德方，他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是不懂也不知那些“清规戒律”的“艺术自由人”。他把传下来的民间故事和歌谣，仅仅当作个蓝本，他适时的根据时空环境和受众状态进行即时即兴的发挥和创作。事实上，口耳相传的东西，任何传承人不可能也不能够像背私塾文章那样讲唱他从祖辈那里听来的民间故事和民歌。如果今天的民间艺人保持着原汁原味在那里用原始人类时期的语言、语法、叙事方式和章法结构等等来讲唱古老的民间故事和民歌，那简直是一件荒唐透顶的事情。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许多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者，他本人就是民间艺人，是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民间文化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它不是永远滞后时代的東西，它是动态的、鲜活的、与时俱进的。这是该书的出版给我们带来的思考。

湖北自古就是民间文化繁荣的地域。先秦时期这里就已经孕育并产生了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楚国在这里有800年的历史，这800年的国家形态使多姿多彩的民间文化渐渐凸现出楚文化的特征，最终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地域文化诸如燕赵文化和

齐鲁文化等等的楚文化。秦统一中国后，楚文化并没有像其国家那样一朝倾覆、一夕灭亡，而是长久地存活于民间，至今湖北的民间文化依然蕴含着楚文化的精髓，彰显着楚俗的遗风。《郎啊姐——民间文艺家刘德方传唱的三峡情歌选集》里的民歌大部分流传在湖北西部的宜昌地区。这里是楚文化和巴文化重合、交融的地带。这里的地域文化不仅有楚文化，也有巴文化，还有楚文化和巴文化交融整合后的巴楚文化。从这种地域文化背景观照这里的民间文化，就更能够看出这本民歌集的文化价值、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且更利于从区域文化的源头上来解读、把握三峡地域的巴楚文化特征。这应该是对本民歌集价值的基本认定。

近些年来，建文化大省、文化大县成为地方建设的普遍的口号。这标志着经济建设时期的文化觉醒。但是有一点必须申明，那就是建文化大省也好，建文化大县也好，民间文化不能缺席。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建设都不可能缺少民间文化的支撑。民间文化是渗透在民众骨子里的文化，是千百年积淀在民众血液中的文化。人的心理归根结底是文化心理。进一步说，这种文化心理，更多更大的成分是地域文化所决定的心理。这是建文化大省或是文化大县民间文化不能缺席的首要根据。这也是本民歌集出版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为了有效地抢救和保护民间文化遗产，坚持进行村落民间文化研究，用十几年的时间建立了“湖北三大民间文化村。”在去年秋季又酝酿建立5个区域性民间文化研究基地，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其中巴楚文化研究基地就设在宜昌。由此无须赘言就能够直接看到本民歌集出版对于繁荣和发展湖北民间文化事业的现实意义。

刘德方是被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民间艺术家，但是像他这样热爱民间艺术的民间艺人还有许多，他仅是个代表人物；彭明吉是为民间文化事业鞠躬尽瘁的人，但他也是个代表人物，他所在的宜昌市夷陵区还有许许多多优秀的民间文化工作者。可以肯定，在民间艺术家和民间文化工作者的一致努力下，夷陵区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必将出现更多的崭新成果。

我们期盼着。

（作者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三峡人情感生活的透视镜

序二

王作栋

2004年6月，我读到彭明吉、袁维华先生采录的三峡情歌选集打印稿时，欣喜之情油然而生。因为三峡情歌闻名遐迩，书稿所选的都是流传在长江三峡区域的传统民歌真品，可信；因为两位采录者均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道三峡人，大半生经受三峡民俗文化的熏陶，是这个方面的行家里手，其中彭明吉身任宜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袁维华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宜昌县分卷》的主编，三峡情歌由他俩直接采录在案，并在编选中审慎地保存了原汁原味，可贵；更因为两位发掘的是他们长期探究的一眼深潭，——他们采风的对象是三峡歌师刘德方。彭明吉和刘德方结下难解之缘已经10年，对刘德方的身世家底、秉性嗜好、生活习惯、劳作范围、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了如指掌，袁维华长期从事三峡民间音乐采风与研究，对民歌种类、调式、分布情况烂熟于心，两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可贺；加上传承人刘德方以心换心全力以赴，3人在对所选作品的特色把握方面珠联璧合，至为可喜也。这部倾注着3人共同心血的书稿，使刘德方传承的民间文化遗产又多了一种能为社会共享的文本。在此之前，多才多艺的刘德方传讲的故事选集《野山笑林》业已产生广泛影响；上个世纪末，刘德方已被学术界认定为长江三峡地区目前最具艺术活力的民间故事家。

刘德方的“崛起”始于1993年。在20世纪80年代基层文化工作者竞相投入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鼎盛时期，出生于1938年的刘德方尚未进入采风者“抢救”的视野，他传讲传唱的故事、民歌、皮影戏文未被采录，其人其作品没有录入民间文学集成县、市、省卷。1993年10月，55岁的刘德方在家乡——宜昌县（今宜昌市夷陵区）栗子坪乡的皮影戏擂台赛中一举夺魁，他才得以被乡文化站站长余贵福刮目相看并开始向外推介。1994年，彭明吉（时任中共宜昌县委副书记）在栗子坪乡驻点期间，对刘德方传讲的五花八门的民间故事予以党政部门前所未有的重视，他和乡政府负责人一起明确支持余贵福全面采录。余贵福采录的刘德芳故事计380则，1996年选择300则打印成册，1998年初交由黄世堂先生系统整理。

1999年10月,《野山笑林》纳入“国家教委九五课题民间故事类型与传承研究书系”(刘守华教授主编),经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为刘德方传承的民间艺术作品面世的第一部专集。2004年1月,杨建章专著《奇遇人生——民间故事家刘德方传记》刊行于世,使其才智与奉献进一步广为人知。这部民歌选集,系刘德方故事选集的姊妹篇。

—

本书所选篇什,是刘德方传唱的丰富多彩的民歌中的一部分。刘德方对民间文艺爱好广泛,尤以讲故事笑话、唱山民歌、演唱皮影戏、打丧鼓为拿手戏。对不同形式的民间艺术兼收并蓄,使他在交替使用中既无意识地强化了记忆能力,又为他个性化地加工创造提供了横向比较的多种参照;他传唱民歌得心应手,同善讲故事一样为乡亲所公认。

刘德方传唱的情歌,感情色彩、生活气息浓郁,用韵均为方言常规。言情,是民歌突出的艺术特征。宋·朱熹有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序》)。明代袁宏道评述民歌“任性而发”,“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锦帆集》卷二)。本书选入的成批五句子歌,当是最具地域特色的言情歌种(从古至今,五句子歌非三峡独有,然三峡地区至今仍大量流传着传统的五句子歌,且有新创作的五句子歌不断涌现,为全国罕见)。咏唱农村青年男女恋情,男唱的如“姐儿住在二墩岩,时时看见姐出来;早晨看见姐挑水,黑哒看见姐抱柴,恨不得插翅飞过来”,热情率真,不加掩饰;女子以心换心,有“天上星月亮晶晶,哥是月亮妹是星;月亮落了我也落,月亮升起我也升,除非地裂天也崩”,质朴大胆,别无旁骛。年轻寡妇与封建礼教抗争的,如《何不开笼放阳雀》:“端把椅子挨婆坐,轻言细语对婆说,您的儿子死得早,寡妇门前是非多,何不开笼放阳雀?”在对长辈的委婉言说中,表示出决心已定的刚烈。劝戒水性杨花之女检点,有《一个姐儿本姓杨》:“一个姐儿本姓杨,开个店子大路旁,一个戒指一个郎,穿金戴银又张狂,人见人说不像样”,普通民众维系伦理道德的基本尺度,和对滥情乱性、屡伤风化不以为耻者的共同反感,在迫使当事人收敛。“民歌乃民俗之歌谣”,“有什么样

的风俗才唱什么歌”（朱传迪《中国风俗民歌大观·民俗歌谣论》，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23页），与上述内容类似的五句子歌，均可谓三峡民俗风情的透镜。

与五句子歌同时广泛流传的四句体歌谣，在本书中亦占相当比重，它们和五句子歌一样妙语连珠。仍以言情类为例，如“哥妹相交情意厚，麻丝缠手实难丢。铁打秤钩吞下肚，时刻牵挂心头”，“高高山上有青天，望到高山冒青烟。何日才到哥哥家，冷水淘饭也清甜”，用字平实，比喻生动，一听即明又耐人回味。这些民歌所存留的本乡本土的俗语、习惯语，迄今依然活跃在民众的口头上。

二

有些优秀民歌，不只见于刘德方的家乡宜昌市夷陵区，它们跨市域、省域流传甚广，在长期交流中经受了各方磨砺，今人很难一首首地查清本源。仅就五句子歌而言，刘德方传唱的《一把扇子二面黄》，《棒棒捶在石头上》、《筛子关门眼眼多》、《高粱田里好会郎》、《姐不招手郎不来》、《花上加花爱死人》、《姐儿郎多闹花心》、《十八大姐三岁郎》等，有的已在明、清之际被文人（如冯梦龙）在非三峡地区采录在册，有的至今在安徽、河南、湖南、四川、重庆、贵州等地有传人，湖北省内则从西到东均有熟知善唱者（各地民间文学集成有载），有的五句子另以四句体或别种样式分布在广西、云南等省区（如刘德方传唱的《想姐想得无奈何》：“想姐想得无奈何，挖坨泥巴做一个；抱在面前身上冷，放在枕边各是各，满腹心事无处说”，即在我国南北均有立意相同、起兴相同的异文）。这种文化现象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恰如乌丙安教授指出的：“在一种民族文化传统的环境中，一个城镇、乡村的区域文化只是当地群体对整个民族文化的分享”，“它们和同民族的其他区域文化形成大同小异的传统，其中变异的成分应是各社区群体不同的传统因素”《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38页）。本书根据刘德方传唱的现在时歌词文字实录，在提供读者鉴赏、唱者参考的同时，可供学术界进行比较研究。

除了部分五句子歌外，薅草锣鼓《情哥回来吃火烧》、《灯草花儿黄》，地花鼓《数灯》、《十买十送》（或名《十样锦》）、《垂金扇》、《女儿十八春》、《十八相送》，小调《十想》、

《十爱》等等，亦是大面积流传的民歌。《情哥回来吃火烧》，刘德方用薅草锣鼓中的“喇叭号子”演唱：“郎在山上砍茅草，姐在屋里烙火烧。冷水调来猪油包，锅里烙来灶里烧，长棍拨来短棍捞，衣兜兜来围巾包，一声呜呼（哦嚯）打口哨，情哥回来吃火烧”，风趣逗笑，甚受观众喜爱；与江陵县马山的“赶五句”《喊我情哥吃火烧》（载《湖北民间歌曲集成·荆州地区分卷》，湖北省群众艺术馆1982年4月编，第112页）相比，马山在第二句后有“磨里推，罗筛摇”句，无第六句“衣兜兜来围巾包”（此二句置换，难分伯仲），结尾则多一句“你看我的火烧泡不泡（哇）！”撩拨搞笑的趣味更浓。就马山多出的一句分析，如果刘德方在从前辈传人口中承接时有此句，或是曾听到哪位歌手唱有此句，深谙个中韵味的刘德方是不会舍去的，他传唱的当属本地惯例。地花鼓《数灯》，刘德芳歌词中出现有“宜昌城”、“大南门”，增添了乡土情趣；小调《十月劝郎》中，他植入了方言俗语，句句实在；薅草锣鼓中的《双手搭起姐的肩》，夹白活脱诙谐；地花鼓《鸟儿十二月歌》别有寓意；《十月歌》连用比喻且巧妙准确。——他为此所做的点滴加工，虽然用心难为局外人所知，却促使演唱内容和他本人一并更易为父老乡亲所接受。

三

当年的《中国歌谣集成》编辑方案，规定“不收入长篇叙事诗和抒情长诗”，彭明吉、袁维华先生考虑到刘德方传唱民歌的多样性，为利于推进对刘德方的研究，在这部刘德方民歌专集中选入了少量的长篇叙事诗和抒情长诗。如以抒情为主的孟姜女送夫、盼夫、寻夫、祭夫等4首，在层层递进之间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情节，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唱词朴素地道、优美精当，歌中融入的深情催人为之动容；此歌以细致入微、环环相扣的抒发情愫为精魄，不能准确理解历尽磨难、肝肠寸断之贤德妇女心态的传唱者，是把握不好如此心声、完整地宣泄出真情来的。我们仔细咀嚼，则会进而叹服其内涵丰富，歌词里蕴藏有民俗、历史、语言文字、伦理观、价值观等多方面的信息和生活经验，能够适应民众对情感认知、社会认知、语言表达、娱乐消闲的不同需求，当属我国民歌精品。田歌《灯草花儿黄》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承转合自然、详

略得体，歌中民俗素密集，后半之抒情部分缠绵感人，但通篇蕴涵的社会意义显然弱于孟姜女一组。《张百春拜年》情节曲折，为故事型的叙事长歌，计168节、672行；虽然它在湖北省已发现的同名同题材的民间叙事长诗中不是最长的（1986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编《湖北民间叙事长诗、唱本总目提要》中的《张百春拜年》，为215节、860行），但多个人物形象各具个性，呼之欲出；且长歌结尾简洁，没有《总目提要》本刘金花之子金榜题名之后，皇帝得知刘金花忠贞守节、传旨为她立贞洁牌坊、万世流芳等枝蔓，此更接近众多蒙受冤屈的普通女子的生活轨迹，可供我们考察传唱者在承接和筛选加工时所持的不同尺度。应予以关注的另有“双十劝”，它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却用一个“劝”字为纲，洋洋洒洒铺排成为做人处世经验的集大成。“双十劝”，源于广为流传的《劝世歌》，所含类目和各地传唱的都基本一致，而刘德方的唱词却与其他传唱者的有诸多不同，他依托所生存的民俗环境，用本乡本土日常习惯语更换、丰富了歌词，歌词总字数逾7000。无论是前“十劝”（从一劝孝父母到十劝当家人）还是后“十劝”（从劝读书到劝戒淫），他在家常话似的唱词中融入了自身的人生感悟，用字平实而贴切，通篇无说教之嫌，又能收教化之效。他传唱的“双十劝”倍受欢迎历久不衰，是民间艺术作品在传承中变异的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成功范例。

本书选入的叙事体民歌，演唱形式灵活，可分属田歌、灯歌、小调、丧鼓歌等不同类别，有无乐器伴奏均能选择演唱。在刘德方演唱的实际生涯中，这些叙事体民歌常出现在以下各种民俗场境：人生礼俗如贺生（婴儿诞生）、婚嫁、祝寿、丧葬（闹夜，打丧鼓）等红白喜事场合，岁时民俗如年节喜庆之际，生产民俗如薅草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农忙赶工现场，日常生活民俗如冬季烤火、夏日纳凉的屋里屋外。而所述及的种种民俗场境，均为刘德方借势造势的天然舞台。

四

刘德方传唱的民歌，与他擅长讲述的故事笑话一样，都是处于活动状态、在渐进地变化发展中的艺术。社会、时代、具体的演唱环境、受众的构成与受众当时的情绪反映，以及刘德方自己在当时的身心状况，无一不是激发或制约刘德方即兴发挥的要素。若没有彭明吉、袁维华对刘德

方、对本地民歌的深入理解，刘德方的情歌代表作不可能结为此集。

彭明吉先生善莫大焉。抢救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需要依托有心人的具体作为。否则便倡议归倡议、呼吁归呼吁，难有实际效果。彭明吉在结识刘德方前后，不论是在副书记还是在人大常委会主任岗位上，不论是分管与不分管还是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再忙再闲都没有忘记关照这位民间文化重点传承人。他的拳拳之心，得到了夷陵区领导班子的一致支持。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夷陵区和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局、区文联、区文化馆，对刘德方的生活、医疗、传艺诸方面进行全方位关照，夷陵区民众对此有口皆碑。该区对民间文化传人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举措，得到了宜昌市的充分肯定，当2002年2月底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宜昌市4月初即在夷陵区召开专题现场会；是时，夷陵区又已率先建立了民间文化电子资源库（在县级政府，此举开湖北省和全国之先河），宜昌市在现场会上部署全市对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工作。同年11月，贾芝、刘魁立、刘锡诚、过伟、祁连休、杨亮才、冯志华等我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专家赴夷陵区考察民间文化电子资源库（其中设立有刘德方专档），评价夷陵区为“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先锋”。

刘德方遇上天时、地利、人和，不仅是他个人的福音，更是民间文化事业的福音。这位在年过6旬荣获三峡文艺明星荣誉奖，65岁时（2003年）由宜昌市列入民间文化重点传承人保护扶持对象的艺术家，一如既往行走在峡江两岸，行走在他乡乡亲们中间。“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234页），生活在生长区域内的每一个人，都是该区域民俗文化的拥有者，刘德方则是三峡地区民俗文化的接收、负载、传送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民俗传承网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坐标点；他传唱的三峡情歌乃三峡地区民俗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本书即将成为保存和传播三峡民俗的一个新的载体。

（作者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副主席，宜昌市文联副主席）

目录

► 序言

序一.....傅广典 (1)

序二.....王作栋 (4)

► 山歌

.....1

► 田歌

灯草花儿黄.....25

叫声情哥你进来.....30

新打的锄头角儿爹.....31

奴家今年一十八.....33

花小姐送郎.....34

不像情哥像哪个.....37

绣香袋.....38

姐在房中笑呵呵.....39

哪有闲心把茶饮.....40

久闻大姐是能人.....40

十想.....41

十写.....42

十许鞋.....44

情哥回来吃火烧.....45

情哥我的人.....45

► 灯歌

黑了黑了真黑了.....47

十劝姐.....47

姑嫂观灯.....48

买货买了个好姻缘.....49

十个袱子.....50

太阳一出照屋脊.....51

十买十送.....52

数花.....54

十月交情.....56

垂金扇.....57

憨女婿.....58

只怪家家我的妈.....61

我看太阳有多高.....61

女儿十八春.....62

幺妹越听越是爱.....64

幺妹心想十个郎.....64

十八相送.....65